

闽台闽南方言的反复问句*

陈 曼 君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厦门;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法国巴黎 dawn269@163.com)

提要 本文将闽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分为六大类,并分析各句型在不同地区的使用状况。文章认为,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向“敢 VP”问句的演变具有类型学意义,为我们探索汉语方言反复问句向“可 VP”问句发展的规律提供了活生生的范本。

关键词 闽南方言 反复问句 类型学意义

壹 关于反复问句的界定

自1985年朱德熙发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以来,汉语方言学界陆续有这方面的成果问世。学者们既有方言事实的挖掘,也有理论上的探讨。

争论较大的是“可 VP”问句。朱德熙(1985)、余霭芹(1992)^①、袁毓林(1993)等学者把它归入反复问句。刘丹青(1991)、李小凡(1991)、游汝杰(1993)则持相反的观点。我们也倾向于把“可 VP”型问句归入是非问句,因为它主要具备了是非问句的特点。闽台闽南方言^②有近似的“敢 VP”问句(下称“敢”字问句)。“敢”和“可”在历史上是不同的两个词,不像在众多方言中出现的“克”、“阿”、“格”都是“可”的变体(江蓝生 2000),但这两个词演变为是非问句里的疑问副词的路径如出一辙。因此,我们把“敢 VP”问句纳入“可 VP”问句系统,排除在反复问句之外。但本文为了比较闽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并展示其发展趋势,讨论时也涉及该类问句。

语法学界对“VP-neg”的归属也有争议。以朱德熙先生为首的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反复问句,仅有少数学者持有异议,如游汝杰(1993)。反复问句又叫正反问句,以往指的是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叠用、要求答话人从中作出选择的一种问话形式。这是针对普通话而言。但各地方言纷繁复杂,且处于变化之中,因此我们认为在形式上要放宽尺度。本文把凡是从正反两面提出问题、要求答话人从中作出选择的疑问句都归入反复问句。

贰 闽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

闽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可以分为以下六个类型:1.“VP-neg”型;2.“VP-neg-V”型;3.“VP-

* 本文获法国国家科研署“闽南方言历时研究项目”(DIAMIN N°ANR-08-BLAN-0174)资助,并曾在“Workshop on Diachronic Change in Southern Min Syntax”(2010年3月30日-4月1日,巴黎)上宣读。承蒙连金发教授赐教,谨此一并致谢!

① 余霭芹先生认为反复问句是一种中性的问句,字面上不表示问话人的意见和态度。

② “闽台闽南方言”指福建南部和台湾的闽南方言。厦门、泉州的语料是笔者实地调查所得;漳州、台湾的语料主要是通过调查在厦门的漳州人、在泉州上学和前来大陆经商、开会的台湾学生、商人、学者、农民得到的,有的则是通过电话调查或收看电视台闽南语节目获得,或者引自其他学者的调查语料。

neg-VP”型;4.“V-neg-VP”型;5.“neg-VP/NP-抑还是-y(-VP/NP)”型;6.“y-neg(-y)”型^①。

2.1 “VP-neg”型。厦、泉、漳、台四地反复问句以此类为主,总是通过一对对肯定词和否定词的正反对举,如“有-无没有”、“会-𡩿/无不会”、“卜要-𡩿/无不要”、“通/会使(咧)/会用(咧)可以-𡩿通/𡩿使(咧)/𡩿用(咧)不可以”、“着有必要-免/𡩿着/无没必要”、“是-𡩿是/无不是”等,来构成的。其中的“咧”常常都省略,否定词“𡩿通”、“𡩿着”、“𡩿是”与“𡩿使(咧)、𡩿用(咧)”则总是分别省略为“𡩿”、“𡩿/无”。根据表义情况,此类问句又可以分为以下七个小类:

- A. “有-NP/VP-无”;
- B. “会-VP/NP-𡩿/无”;
- C. “卜-VP-𡩿/无”;
- D. “通-VP-𡩿(通)”|“会使/会通-VP-无/𡩿”;
- E. “着-VP-𡩿/免/无”|“爱-VP-无/𡩿”|“使-VP-(抑)-𡩿”;
- F. “是-VP/NP-𡩿/无”|“VP-NP-𡩿”;
- G. “VP-未”。

这七类中,A类和G类在闽台闽南方言的对应最为一致。A类中的“有”既可以是表存在、领有的动词,也可以是表强调、确认的助动词。闽台两地都普遍使用下列说法:

- ①有四五兮人无有没有四五个人?
- ②伊有抱团仔去日头曝无他把小孩抱到太阳底下去晒了没有?
- ③伊有水无她漂亮不漂亮?

G类中的“未”表示还没有实现某个动作行为。在闽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句:

- ④汝甲恁阿公买菜未你给你爷爷买菜了没有?

单个动词直接带“未”来发问在闽台各地就用得更为频繁了,如“食未吃了没有?”“去未去了没有?”“煮未煮了没有?”。

B类、C类和F类在闽台略有不同,差别就在句末否定词“𡩿”与“无”的使用上。

B类句的句末否定词,泉州、厦门和漳州大部分地区用“𡩿”,台湾和漳州部分地区用“无”。句中的“会”除了表估计,还表能力:

- ⑤泉州、厦门、漳州:王先会礼拜日来𡩿王老师会不会星期天来?
- ⑥台湾、漳州:汝会唱歌无你会不会唱歌?

C类中的“卜”表意愿,如“汝卜去𡩿/无?”意为“你要不要去?”。一般情况下,句末否定词,泉州用“𡩿”;厦门“𡩿”与“无”并用,其中岛内主要使用“𡩿”,岛外两者都说,老年人倾向于说“𡩿”,年青人倾向于说“无”;台湾一般都用“无”;漳州常用“无”,有时也用“𡩿”。

F类句的否定词泉州和厦门市都都用“𡩿”。例如:

- ⑦泉州:汝是大学生𡩿你是不是大学生?
- ⑧泉州:是伊将物件送去阮厝内𡩿是不是他把东西送到我家?
- ⑨厦门:汝八许兮人𡩿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

厦门岛外和漳州使用此类反复问句时,否定词用得较多的是“无”,但漳州有时也用“𡩿”。其中,“VP-NP-𡩿”里的“V”主要是“八认识”之类心理动词,如⑨。⑨之类句子在泉、厦、台也可以用A类反复问“汝有八许兮人无?”;在漳州则常用B类反复问“汝会八许兮人𡩿?”。⑦、⑧

① VP为谓词性词语,NP为名词性词语,neg为否定词,y为肯定词。

类句子,尽管泉厦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使用,但在漳州比较少见,在台湾更是难以出现。

D类和E类在闽台的差别最大。D类是表可能与否的反复问句,如“我通去嘅(通)/无?”“我会用去𧸗?”“我会使/会通去无/𧸗?”都表示“我可不可以去?”。厦门岛外和诏安“嘅通”中的“通”往往不省略。E类是表必要与否的反复问句,如“我着去嘅/无/免?”“我爱去𧸗/无?”“我使去嘅?”都表示“我要不要去?”。

这七类问句在漳台(台湾除G类外)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用“敢”字问句来表达。闽台使用“VP-neg”型问句和“敢”字问句的主要情况见表1(表中按照上述七个类别的顺序排列,选取的VP或NP都具有代表性)。

表1 闽南方言“VP-neg”型问句和“敢”字问句使用情况

问句类型	厦 门			台 湾					漳 州												
	泉州	岛内	岛外	台北		桃园	台南		市区	龙海		长泰		华安	南靖		平和	漳浦	云霄	东山	诏安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有-VP-无	+	+	+	+	+	+	+		+		+	+	+	+		+	+	+	+	+	
敢-有-VP					+		+	+	+	+		+			+	+	+				
敢-有-VP-无					+										+		+	+			
会-VP-𧸗	+	+	+			+						+	+				+	+	+	+	
会-VP-无				+	+	+	+							+	+		+	+			
敢-会-VP					+		+	+	+	+		+			少	+	+	+			
敢-会-VP-𧸗										少							+	+			
敢-会-VP-无					+																
卜-VP-嘞	+	+	+									+							+	+	
卜-VP-无		+	+	+	+	+	+							+	多		+		+	+	
敢-卜-VP					+		+	+	+	+		+	+	+	+	+	+				
敢-卜-VP-无					+										少		+				
通-VP-嘞	+	少	+							+									+	+	
会用-VP-𧸗	+		+																		
通-VP-无	+		+							+											
会使-VP-𧸗		+	+			+				+		+			+	+	+		+	+	
会使-VP-无				+	+		+							+							
会通-VP-无				+	+	+															
会通-VP-𧸗				+	+																
敢-通-VP					+																
敢-会使-VP					+		+	+	+	+	+		+	+	+	+	+				
敢-会通-VP					+			+													
敢-通-VP-嘞										+											
敢-会使-VP-𧸗							+										+	+			
敢-会使-VP-无					+		+								+						
敢-会通-VP-无					+																

问句类型	厦 门			台 湾				漳 州													
	泉州	岛内	岛外	台北		桃园	台南		市区	龙海		长泰		华安	南靖		平和	漳浦	云霄	东山	诏安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年长	年少					
敢-会通-VP-煞					+			+													
着-VP-噯	+	+	+							+							+			+	
着-VP-无			+	+			少			+											
着-VP-免	+	+	+				少			+		+						+	+	+	
爱-VP-无					+		+														
爱-VP-煞																+	+				
使-VP-噯										+											
敢-着-VP							+		+				+	+	+						
敢-爱-VP						+		+								+	+				
敢-使-VP										+							+				
敢-爱-着-VP											+										
敢-着-VP-噯														+	+						
敢-爱-VP-煞																+	+				
是-NP-噯	+	+	+							少	少						+			+	
是-NP-无			+	少		+															
敢-是-NP						+	+	+	+	+	+	+	+	+	+	+	+	+			
敢-是-NP-噯																	+				
VP-未	+	+	+	+	+	+	+	+	+	+	+	+	+	+	+	+	+	+	+	+	
敢-VP-未											+										

表1显示,泉州和厦门只有“VP-neg”型问句,没有“敢”字问句。“敢”字问句出现于漳州两地。漳州市区不用反复问句,只用“敢”字问句;其下属各县中,诏安、云霄、东山仍普遍使用反复问句,不用“敢”字问句;其他县总体上看则是两种问句并存^①。

在闽台,上述七类“VP-neg”型问句肯定项和否定项之间有时可以带上连词“抑还是”,甚至句末还可以出现语气词“啊”。用不用“抑”因人而异,有的母语者认为两者并无区别;有的认为有语用上的差别,“抑”主要起强调作用。前带“抑”的否定词一律读本调。前不带“抑”的“无”,闽南三地一般读轻声,但如果是强调否定部分则读本调;台湾往往读轻声,有时也读本调,但是年轻的受访者几乎一致读为轻声,甚至弱化到闭唇动作,或是元音[o](王本瑛、连金发 1994)。前不带“抑”的“免”,除在漳州见到轻读外,一般都读本调。“免”和“噯免”的意思一样,除厦门岛外少数地方外,“噯”往往可以省略。其他不带“抑”的否定词一般都轻读。

有时,闽台两地人们会把A类中的“有”和C类中的“卜”省略,泉州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把B类中的“会”省略,都变为“VP-否定词”。省略以后,句末否定词只读轻声。

^① 表中所见只是大致情况,更细致的情况比如东山内部已开始受“敢”字问句侵入,市区郊区还夹杂着反复问句等情况没有得到体现。台湾地区我们仅列举三个代表点,台北、台南、桃园分别代表偏泉腔、亦漳亦泉腔、偏漳腔。总之,闽台两地的实际使用情况远比此复杂,具体详见下文3.4和3.5。

2.2 “VP-neg-V”型。主要见于谓语动词是“是”和“知影知道”等判断、心理动词的反复问：

⑩汝是大学生(抑)嘞是你是不是大学生？

⑪汝知影这件代志嘞知你知不知道这件事？①

2.3 “VP-neg-VP”型。此类句型如果 VP 的结构复杂、冗长，问话人表达时不但显得罗嗦、吃力，而且会影响表达效果，因此用得不多。若 VP 结构简单、词语少则较为常用，主要是为了强调正反两面。例如：

⑫恁阿姊会来(抑)姺来你姐姐会不会来？

2.4 “V-neg-VP”型。此型较常见于台湾。据汤廷池(1994)，在台湾，例⑬至⑮a 式成立，b 式不成立。但我们在台湾也听到过 b 式的说法，如例⑪。

⑬a 汝是唔是学生？ * b 汝是学生唔是你是不是学生？

⑭a 汝知影唔知影伊的名？ * b 汝知影伊的名唔知影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

⑮a 汝爱唔爱汝的某？ * b 汝爱汝的某唔爱你爱不爱你老婆？

反观闽南地区，情况有所不同。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最容易向普通话靠拢的“是”字反复问句中，一般是年轻一代才使用“V-neg-VP”型，况且大多与“VP-neg”型或“VP-neg-V”型并用，只有少数人仅使用“V-neg-VP”型。有的地方(如厦门集美)此类问句已经蔓延到“八”字问句，但绝大多数人“八”字问句使用的还是“VP-neg”型。至于其他反复问句，闽南目前还没有见到像台湾那样明显的“V-neg-VP”型。

2.5 “neg-VP/NP-抑-y(-VP/NP)”型。此类反复问句只有某些人在特殊的语境中才会使用。上述几对肯定词和否定词，都可以变换语序进入此类反复问句。例如：

⑯恁阿姊今日无去抑有(去)啊你姐姐今天到底去没去呀？

⑰汝兮电话嘞是即兮号码抑是(即兮号码)啊你的电话号码到底是不是这个？

说者一般是在对方倾向于肯定某行为或事物时有疑而问的，如⑰里的发问人是在对方确定是“即兮号码”时有疑而问。发问人语意急促时可省略肯定词之后的 VP 或 NP，反之不省略。不管省略不省略，句末常常要带语气词“啊”。

2.6 “y-neg(-y)”型。此类问句在闽台两地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厦门、泉州和漳州部分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无”、“会-姺”、“卜-嘞/无”、“通/会使-嘞(通)/无/姺”、“着-嘞(着)/无”、“是-嘞(是)/无”等几对肯定词和否定词连用于句末构成附加问的现象越来越多。其中，“有-无”、“会-姺”的配对使用在这三地最为一致。例如：

⑱汝借我十箍银，有无你有没有十块钱可以借给我？

⑲汝共我买十斤面来，会姺你帮我买十斤面条，行不行？

而其他四对肯定词和否定词的配对使用情况不完全一致，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闽南地区多数附加问句中肯定词和否定词的配对使用情况

y-neg 地 点	卜嘞/无	卜嘞	会使姺/无 通嘞/无	通嘞	着嘞/无	着嘞	是嘞/无	是嘞
泉州		+		+		+		+
厦门、漳州	+		+		+		+	

① ⑩主要见于漳州，其他闽南语区常常是强调时才使用。⑪主要见于厦门、台湾。

厦门还常常把“通嘢”、“着嘢”分别说成“通嘢通”、“着嘢着”，台湾也使用后者的说法。漳州市区及周边部分县很少使用表2里的各种说法，当地人通常把“是嘢/无”说成“敢是”，把其他“y-neg”表达为“敢好”，此外“敢有”、“敢卜”、“敢会使”等说法也时有所见。这些说法有的已混入其他县中。台湾地区除了上述提及的外，通常把“是嘢/无”说为“是无/是不是”，把其他“y-neg”表述为“好无/好嘢好”，有时候也使用“敢好”的说法。

叁 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反映的语言事实

闽南方言的反复问句是我们透视闽南方言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观瞻闽南方言语法内部纷繁复杂的一面镜子。概括起来，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反映了以下几个语言事实。

3.1 闽南方言保留着非常古老的反复问句形式。关于何种类型的反复问句最为古老，目前语言学界仍有纷争，较为普遍的说法是“VP-neg”型反复问句。据张敏(1990)考察，“VP-neg”型是先秦到南北朝，除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外，唯一出现的反复问句类型。尽管闽南方言内部反复问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总体来说“VP-neg”型仍占据主导地位：闽南地区主要使用的是“VP-neg”型反复问句，发展步伐较快的台湾地区用得最多的还是“VP-neg”型反复问句。因此，闽南方言当属“VP-neg”型方言。

3.2 闽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说两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都是依靠动词或助动词的正反搭配来发问的；闽南三地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都完整地保留在台湾闽南方言里，且台湾闽南方言各类反复问句沿袭的多是闽南三地的说法。这表明，厦、泉、漳闽南方言和台湾闽南方言是源和流的关系。小异的具体情况见下文3.3和3.5。

3.3 闽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的发展状况不相一致。两岸同样都是在推广普通话(台湾称“国语”)，但台湾推广的力度大于大陆。因此，台湾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向普通话靠拢的速度自然就快于闽南地区闽南方言。

3.4 闽南三地方言反复问句的发展速度存在差异。泉州各县、市区方言的反复问句内部之间相当一致、相当稳固，受外界的干扰少，“VP-neg”型牢牢地根植于百姓口中。厦门各地方言反复问句的差别主要是岛内和岛外的差别。岛内方言使用的反复问句比较单一，岛外方言则多种说法混杂，尤其是同安、集美方言更甚。总体上看，厦门方言反复问句既带有泉州方言反复问句的特点，又兼具漳州方言反复问句的特点，“厦门方言是泉、漳方言的融合”在这里再次得到印证。两种方言在厦门竞争的结果是保留泉州方言的成分比较多。漳州方言的反复问句在闽南地区是发展最快的，但内部发展不平衡，往往是越为偏僻、离市区越远的地方保留古老的东西越多，反之，其发展步伐就快。起先是引入“敢”字问句，出现反复问句和“敢”字问句的混合式，接下来是摆脱反复问句，完全发展为“敢”字问句。漳州市区已步入“可VP”型方言的行列，成为闽南方言的例外。目前漳州市区新的语言形式正向周边地区渗透，并渐渐向偏远的地区延伸，造成了漳州下属各县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使各县“敢”字问句呈现出阶梯式的发展格式。各县中年纪越轻的人，受市区影响越大，有些已完全被市区同化了。漳州方言的“敢”字问句还随着赴台的漳州人传入了台湾。

3.5 台湾闽南方言和厦门方言一样都是漳泉方言融合的结果。但厦门方言反复问句对漳州方言主要是吸收“会使(咧)”之类的词汇成分，至于句法形式则主要使用泉州方言的格式。台湾闽南方言的情况较为复杂。据洪惟仁(1992)研究，在语音方面，台湾漳腔常混入泉腔，但泉腔则甚少混入漳腔。在反复问句方面，台湾闽南方言反复问句也是漳腔混入泉腔的多，泉腔混入漳腔的少。尽管偏漳腔和偏泉腔内部会有一些小差别，但是台湾各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

通行的说法相当一致,保留的主要是漳腔的说法。不过“敢”字问句在台湾闽南方言的发展速度,则不及漳州地区。我们调查过来自台北、台南、高雄、桃园、苗栗、金门、嘉义、新竹等地的台湾同胞,仅有个别年轻人不使用反复问句,而全部使用“敢”字问句。来自泉腔区中有的仅使用反复问句,“敢”字问句只用于反问,连偏漳腔区的人也有此语感。其他大多以“VP-neg”型为主,并不同程度地使用“敢”字问句,有些是反复问句和“敢”字问句并行,而且出现反复问和“敢”字问句的混合式,甚至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台北地区的年轻人中。即使是同一地区同一年龄层,使用情况也有差别。总体上看,在台湾还是“VP-neg”型占主流,但“敢”字问句已渗透到泉腔区了。越是年轻,使用“敢”字问句的频率越高。

台湾闽南方言反复问句与厦门方言反复问句的差异,大概是因为早期汇集厦门的泉州人和漳州人混杂而居,且以泉州人居多,势力盖过漳州人;而迁居台湾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一开始常常是各自集群而居,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很纯粹的漳腔区和泉腔区,但偏漳腔区和偏泉腔区还是脉络分明。据洪惟仁(1992)考察,台湾漳州人多处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平原、山麓地带;而泉州人多分布于交通不便的海边、山区。可见,漳州人较为强势,漳腔的“敢”字型问句渗透到泉腔里就不难解释了。另一方面,台湾闽南方言“敢”字型问句的发展之所以慢于漳州方言,应主要是泉腔在起牵制作用。

3.6 闽台闽南方言上述第五类反复问句出现的频率很低,以致很多人没有此语感,在众多汉语方言中也不多见^①。这是因为否定式居于肯定式之前,疑性太大,有不信任人的口吻,有违礼貌原则。与此相反,闽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句中的肯定词有后移、与否定词一起置于句末的倾向,致使第六类附加问句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闽南方言反复问句主要有能愿类、存在类、判断类。存在类中的肯定词后移到句末,有追究意味,用得比较少。用得较多的是能愿类和判断类。判断类中的肯定词后移至句末,信度增大,疑度减小,语气比较和缓,容易使对方接受。肯定词居于“VP”前的能愿类内部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要询问对方在能愿方面的情况,如“会”与“会”,“卜”和“唔”等的配对使用;一是要对方决定自己有没有必要那么做,如“通”与“唔”,“着”和“唔”等的配对使用。两者都取决于对方的态度,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尊重对方,实则有时在对方难以取舍或有难言之隐时往往会给对方出难题。如果把句中的肯定词后移至句末与否定词构成反复问,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融入发问人主观请求、商量的语气,在态度上诚恳许多。因此,肯定词后移也是礼貌原则在起作用。在这点上,漳台闽南方言更进一步,句末能愿类反复问逐渐向或已经向更具礼貌性的用语如“敢好”或“好无”转化。

3.7 方言口语语法随意性较大,这就给老百姓的创造性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除非这种语言受外界的干扰少,自身的语法体系相当稳固,否则当语言发生接触时,老百姓肯定会受影响,只是所受的影响有大小之分而已。当我们问受访者尤其是方言接触频繁的受访者这句问话该如何表达时,他们总是会滔滔不绝地说这有很多说法,怎么说都行。但再继续追问,往往也就能抓住最常用的东西。尽管说法可能很多,但不同年龄阶层甚至不同个体,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习惯用法。有时,即使是同一语法格式,表达的语用意义也不一定相同。

肆 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向是非问句发展的规律及其发展成因

4.1 以上分析显示,漳州和台湾闽南方言的反复问句系统已经出现分化、瓦解的现象,向是非问句系统发展的步伐是难以阻止的。具体来说,它正处于动态发展变化过程中,在共时平

^① 目前所见只有陕西华县话(黄伯荣 1996)和粤客方言。后者材料由刘丹青先生提供,谨表示感谢。

面上呈现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 a. 反复问句、“敢 VP”问句并存。
- b. 反复问句、“敢 VP”问句、“敢 VP-neg”问句并存。
- c. “敢 VP”问句、“敢 VP-neg”问句并存。
- d. 只用“敢 VP”问句。

从 a 到 d 是漳台闽南方言由反复问句向“可 VP”问句发展的整个过程。但在各个阶段中,并不是反复问句系统里的每个类别都同时并存的,总是先从某一个格式寻找突破口,然后渐渐扩散到其他类别。即便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如此。虽然漳州市区如今可算是“可 VP”型方言,但“VP 未”反复问句几乎没有被“可 VP”问句侵入,“可 VP 未”仅偶尔出现。而市区周边各县虽还不算“可 VP”型方言,但有些格式已发展为“可 VP”问句了。

同是闽南语系,为何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发展的步速度快,而泉、厦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发展的速度慢呢?这既有语言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4.2 先来看看内因。“敢”字是闽台闽南方言里的常用词,主要用法有:(1)有胆量;有勇气:伊~行暗路他敢走夜路。(2)表示有把握做某种事:我~说伊他会来。(3)大概;或许;可能:伊~会去口面趁食他可能会到外面去谋生。(4)表反问,相当于岂敢、哪里、难道:伊赫否死,我敢讲伊他那么刁蛮,我岂敢讲他?

江蓝生(2000)指出:“‘敢’是个助动词,有‘可、能、会’等义。早在上古,当‘敢’出现在反问句时,就相当于‘岂敢’……汉魏六朝时期,此用法仍在延续……我们认为助动词‘敢’虚化为疑问副词是在反问句这种语境中形成的,即:(1)助动词‘敢’位于动词之前,其位置与疑问副词相当;(2)在反问句中,‘敢’的语义与它原来的意义正相反,犹‘不敢’,用疑问形式表示就是‘安敢’,‘岂敢’。由于这种句式的惯用,便使‘敢’沾带上了反诘副词的意味,进而虚化为一个疑问副词。‘敢’做疑问副词,最初以及多数场合下都表反诘,但如同既有岂₁、宁₁、可₁(表反诘)也就有岂₂、宁₂、可₂(表推度或中性询问)一样,‘敢’也有中性询问的用法……”关于反诘问句向推度问句或中性问句的发展,江蓝生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反诘是用疑问的形式表示否定,疑问是虚,否定为实,当这种疑问形式不表示否定时,疑问就成了真性(中性)的,这样就由反诘引申为推度。”江先生的推理十分在理。泉州方言至今仍然保留着“敢”的反问用法,却没有向推度问句或中性问句发展,这是闽南方言保留早期汉语的又一佐证。江先生的观点表明,反问用法是“敢”向中性问用法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样具备了这一前提条件,泉州、厦门方言“敢”字反问句没有继续向前发展,而漳台闽南方言“敢”字反问句却能发展为中性问句,这是闽南方言内部发展不平衡的表现。那么漳台闽南方言“敢”字问句何时产生的呢?上述可知,台湾闽南方言“敢”字问句源于漳州方言,追溯漳州方言“敢”字问句产生的年代,自然也就知道台湾闽南方言“敢”字问句产生的年代。由于有关漳州方言的历史文献匮乏,我们无从考证漳州“敢”字问句用法产生的确切年代,但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其蛛丝马迹。

4.3 台湾闽南方言的“敢”字问句是由漳州方言传入的,说明在传入台湾之前,漳州方言已经存在此类中性问句了。据史料记载,漳州大规模移民台湾是明清时期。郑成功带领 3 万人左右的部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土将主要是漳、泉人民。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漳州人迁台人口大多是明郑时期(郑成功父子收复和开发台湾时期)迁去的。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是漳州向台湾移民的最高峰期。台湾闽南方言漳腔大概在明郑时期就开始出现。所以,漳州方言“敢”字问句应该是在明郑时期之前至迟是在乾隆时期之前就产生了。另据江蓝生(2000)的考

察,较早出现“敢”字中性问用法是北宋。这是可信的,因为根据吴福祥(1996)的研究,产生于晚唐五代的《敦煌变文》里的“敢”全是用于反诘问。我们猜测,漳州方言“敢”字问句当是宋代以后产生的,一开始数量很少。到了明代,漳州月港的兴盛使漳州与外界的往来日益频繁,且明清时期漳州读书科举风气大盛,漳州人当时接触明清文学一定不在少数。而表中性问的“可₂”恰恰大量出现于明清白话小说里。由于类化的作用,“可”字中性问句的大量使用又反过来加速漳州方言“敢”字中性问句的发展。

伍 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向是非问句发展具有类型学意义

5.1 综观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系统的发展历史,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突破反复问句系统的结构的演变,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一是突破反复问句系统的结构的演变,即由反复问句向是非问句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变的。具体地说,大致要经历四个突破,首先是小突破,开始引入是非问句,但量少,处于弱势,反复问句占绝对优势;其次是与反复问句抗衡性的突破,此时非反复问句量大,与反复问句势均力敌;而后是大突破,是非问句占绝对优势,反复问句处于弱势;最后是彻底突破,是非问句完全取代反复问句。这四种不同的突破在今天的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与“敢 VP”问句的关系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向是非问句的动态发展过程在今天的汉语方言中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以前研究反问句大多是孤立地看待某一个结构,缺乏发展的眼光就会割裂该结构与其他结构千丝万缕的关系,乃至导致像朱德熙那样的“‘可 VP’和‘VP 不 VP’不能共存”说。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向“敢”字问句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每个结构的形成都有一个发展链,在这个链中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或那个结构发生这样那样的链接。这种链接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也就是说,一种结构的发展必须受到语言结构内部竞争机制的约束。当然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又有自己的个性,其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就像现代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系统向是非问句系统的发展,其内部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速度快,有的发展速度慢,然而基本上都逃脱不了上文4.1所列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的四个发展阶段。这四个发展阶段其实就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发展类型。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现代汉语方言反复问句向是非问句的发展都能分别与这四种发展类型一一对号入座。属于 a 种情况的有安徽霍丘话、金寨话(李孝娴 2006)等,都是“VP 不 VP”和“可 VP”并用。属于 b 种情况的有广东汕头话(施其生 1990)、江苏扬州江淮话(黄伯荣 1996)等,都是“可 VP”、“VP 不 VP”和“可 VP 不 VP”共存。属于 c 种情况的有安徽东流话、合肥话(朱德熙 1985)等,都是“可 VP”、“可 VP 不 VP”并存。属于 d 种情况的有安徽蚌埠话、五河话(朱德熙 1985)等,则都只有“可 VP”一种。这四种类型以 d 种情况居多,主要分布在吴语区、江淮官话区、西南官话区和北方方言部分地区。前三种共存的情况不多。这表明“可 VP”是非问句已经是一种发展比较成熟的问句了。

5.2 “可 VP”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和今天共存于各地方言的类型是相吻合的:

普遍认为最早的反复问句是“VP-neg”。

唐五代出现少量的“可 VP?”式(江蓝生 2000),更多的是“VP-neg”问句,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VP-neg-VP”问句。

宋以后尤其是元明清时期,出现“可 VP”问句与“VP-neg”问句、“VP 不 VP”问句以及“可 VP-neg”问句、“可 VP 不 VP”问句共存的局面(刘子瑜 1998;江蓝生 2000;唐韵 2001;张美兰 2003)。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反复问句的基本形式还是“VP-neg”问句、“VP 不 VP”问句,尽管元明清时期出现相当数量的“可 VP”问句,“可 VP 不 VP”问句、“可 VP-neg”问句也分别开始

出现于宋代、明代,但“可 VP”到了清朝都还是一种处于发展中的不成熟的问句。

就目前所掌握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还没有看到“可 VP”、“可 VP 不 VP”并存以及纯“可 VP”型问句这两种类型,它们分别是比较成熟的问句和已经成熟的问句。或许有,我们没发现。不过历史的发展与现实的活语言交汇在一起,今天的安徽东流话、合肥话等方言和安徽蚌埠话、五河话等方言分别延续了历史的发展。

需要指出,上述四种突破与四个发展阶段并不完全对应。四种突破是语言结构一般要遵循的普遍发展规律;四个发展阶段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并不排除有例外出现。我们发现,漳州市区已是“可 VP”型问句,这必然加速下属县向“可 VP”问句发展的进程,年轻人受市区方言影响很大,接受能力特别强,省去中间的发展阶段也是可能的。

陆 小结

闽台闽南方言的反复问句都可以分为“VP-neg”、“VP-neg-V”、“VP-neg-VP”、“V-neg-VP”、“neg-VP/NP -抑还是- y(-VP/NP)”型和“y-neg(-y)”六大类,且大都以“VP-neg”型为主,以其他五类为辅。闽南地区闽南方言反复问句有不少共同点,但内部发展不平衡,分化现象明显。它和台湾闽南方言反复问句是源和流的关系。漳台方言不同程度地出现“敢”字问句。

在闽南三地方言中,泉州方言反复问句系统最为一致、最为稳固,绝大多数都是“VP-neg”型,其他五类比较少见,并没有出现“敢”字问句。漳州方言反复问句系统变化最快,“VP-neg”型不断萎缩,市区方言基本上已发展为“敢”字问句,并带动周边乃至偏远地区方言向或逐渐向“敢 VP”问句发展。厦门方言反复问句是泉漳方言的混合,吸收漳州方言的主要是词汇成分,而吸收泉州方言的主要是语法格式,因此也是“VP-neg”型占大多数,此外,“VP-neg-V”型、“VP-neg-VP”型较之泉州方言用得更多些。台湾闽南方言的各类反复问句沿袭的基本上是闽南三地闽南方言的说法,且通行的说法比较多。总体上看,台湾闽南方言大多以“VP-neg”型为主,其他五类中“VP-neg-VP”用得较多,“V-neg-VP”型有扩散的趋势。台湾漳腔和泉腔的反复问句在向“敢”字问句发展方面不像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那么泾渭分明,“敢”字问句已不同程度地侵入到泉腔区,而漳腔区“敢”字问句的发展速度也不及漳州地区。漳台两地都是年纪越轻,使用“敢”字问句的频率越高。闽台各地闽南方言“y-neg(-y)”型都有增多的趋势。

漳台闽南方言反复问句向“敢”字问句的演变具有类型学意义。它为我们探索汉语方言反复问句向“可 VP”问句发展的规律提供了活生生的范本。

附:闽台四地闽南方言“有、无、会”等词语的标音:

	有	无	会	𡵚	卜	𡵚	敢	通	会用	会使	会通	着	免	爱	使	是	未
泉州	u-ɿ	bo-ɿ	e-ɿ	bue-ɿ	boʔ-ɿ	m-ɿ	kā-ɿ	tʰaŋ-ɿ	e-ɿ iŋ-ɿ	e-ɿ sai-ɿ	e-ɿ tʰaŋ-ɿ	tioʔ-ɿ	bian-ɿ	ai-ɿ	sai-ɿ	si-ɿ	bə-ɿ
厦门	u-ɿ	bo-ɿ	e-ɿ	bue-ɿ	beʔ-ɿ	m-ɿ	kā-ɿ/ kam-ɿ	tʰaŋ-ɿ	e-ɿ iŋ-ɿ	e-ɿ sai-ɿ	e-ɿ tʰaŋ-ɿ	tioʔ-ɿ	bian-ɿ	ai-ɿ	sai-ɿ	si-ɿ	be-ɿ
漳州	u-ɿ	bo-ɿ	e-ɿ	be-ɿ	beʔ-ɿ	m-ɿ	kā-ɿ/ kam-ɿ	haŋ-ɿ/ tʰaŋ-ɿ	e-ɿ iŋ-ɿ	e-ɿ sai-ɿ	e-ɿ haŋ-ɿ	tioʔ-ɿ	bian-ɿ	ai-ɿ	sai-ɿ	si-ɿ	bue-ɿ
台湾	u-ɿ	bo-ɿ	e-ɿ	漳: be-ɿ 泉: bue-ɿ	漳: beʔ-ɿ 泉: bueʔ-ɿ	m-ɿ	kam-ɿ	tʰaŋ-ɿ	e-ɿ iŋ-ɿ	e-ɿ sai-ɿ	e-ɿ tʰaŋ-ɿ	tioʔ-ɿ	bian-ɿ	ai-ɿ	sai-ɿ	si-ɿ	漳: bue-ɿ 泉: be-ɿ

参考文献

- 洪惟仁 1992 《台湾方言之旅》,(台北)前卫出版社
黄伯荣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江蓝生 2000 《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小凡 1991 也谈反复问句,胡盛仑主编《语言学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李孝嫻 2006 固始方言“可 VP”问句考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 6 期
刘丹青 1991 苏州方言的发问词与“可 VP”句式,《中国语文》第 1 期
刘子瑜 1998 汉语反复问句的历史发展,郭锡良主编《古汉语语法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施其生 1990 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 3 期
汤廷池 1994 闽南话否定词的语意内涵与句法表现,《汉语词法句法五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唐 韵 2001 《元曲选》宾白中的正反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7 期
王本瑛、连金发 1994 台湾闽南语中的反复问句,曹逢甫、蔡美兰编《台湾闽南语论文集》,清华大学闽南语研讨会
吴福祥 1996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游汝杰 1993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 2 期
余霭芹 1992 广东开平方言的中性问句,《中国语文》第 4 期
袁毓林 1993 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第 2 期
张美兰 2003 《〈祖堂集〉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 敏 1990 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朱德熙 1985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 1 期

Posi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in Fujian and Taiwan Provinces CHEN Manjun

Abstract The paper classifies the posi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in Fujian and Taiwan provinces into six categories and describes how they are used in different areas. It concludes that the evolution from posi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to the “*gan* 敢 + VP” construction in Zhangzhou and Taiwan dialects has a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It provides a viable model in exploring how posi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Chinese dialects develop into the “*ke* 可 + VP”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outhern Min dialects in Fujian and Taiwan provinces, posi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